# 【艳鬼开斋】【完】

花洒水珠四溅，在一具曲线柔美，珠圆玉润的晶莹胴体上弹跳，滑泻。

雯雯怃摸自己的肌肤，宛如羊脂白玉，给水一冲，更滑不溜手。

她媚眼闪光，满面春风，乐孜孜，唇际微笑盈盈，香腮上绽开二只笑靥。

无他，情侣大卫今日漏夜飞返香港，一落机，将第一时间赶到她的香闺，与她携手共游巫山。

这，怎么不令她暗暗偷笑？

已经饿了成个礼拜，她下面那只嘴巴早已饿得发慌，真想马上将他胯下那条又粗又长的大红肠吞进去。

女为悦己者容，她得先将娇躯洗白白。

大卫每次都会从她的秀发吻到玉足，一地方也不会放过，上上下下都得洗乾净才行，特别是阴户。

他最喜欢嗅闻舐舔她的迷人洞，所以她特别洗涤得细致。

她一手握住花洒，一手洗抹隆阜上的萋萋芳草，好一根茸毛都乌油油发亮。

肥肥厚厚的两大片肉唇，更洗得一乾二净。

还将肉唇翻开，将褚啡色的小阴唇，浅红色色的小穴阴珠也冲洗一番。

对了，大卫每次都会把他的舌头伸进去，如小灵蛇游戈桃花溪，所以务将那小溪也冲一冲。

想到这儿，雯雯将花洒的龙头卸下，拿看胶管，对唯桃源洞口直射。

「哔」她不由得浑身一电，如遭电击一般。

水柱率先击中悬挂在肉蚌上的珍珠，那粒小核，她最敏感。

大卫每次用舌尖舐触，用嘴唇含吮，用牙齿轻咬，她都会打冷震似的花枝乱颤，米粒般大的东西，也顿时胀大，宛若黄豆。

这回给水柱冲击，她同样激动，快感阵阵。

用手指捻捻，哇，居然也会暴胀！

水柱很大，不但冲击洞口，也冲入洞内。

不过，她很快就将胶喉移开。

她想起大卫说过，他喜欢嗅闻桃源仙洞内渗透出来的那股香味，是很奇妙的肉香，他一嗅到就血脉贲张，十分亢奋。

只洗掉些异味就行啦，可别将他喜欢的香味都洗掉她心中这样想。

但水柱甫离，她又有份空虚的感觉，她下面的嘴巴连水都没得喝，遑论大香肠？怎不今她空虚？

自从有了大卫，她狂热地爱上了那条有生命的大肉棒，连人造「斋」棒都觉得强差人意，跟闺中密友阿梅分隔两地的性苦闷，给肉棒一扫而光。

想到阿梅，她不由得心头一酸阿梅是她的性启蒙老师，三月前移民枫叶国，未几竟传来恶耗，车祸丧生，魂归天国。

幸亏，遇上了大卫，一见锺情，填补了阿梅的空缺。

况且，大卫胯下有条可爱的宝贝，阿梅这女人是没有的，更可以填补她牝户中的空缺，美不可言。

雯雯冲完凉，一丝不挂躺到床上，闭口养神，就等大卫飞来┅┅迷迷糊糊间，她觉得玉足给人捧住，一边索嗅，一边舐吻，更将一双只足趾含吮。

雯雯乐了，她知道是大卫。大卫非常喜欢她的一对玉足，雪白光致致，六肤圆，纤秀却又肉嘟嘟，柔软无骨。

雯雯让他又含又嗅，心想，ＯＫ，我装睡，看你接下来如何？

接下来，嘴巴沿看足踝，小腿，直吻到大腿尽头。

两条粉腿给大大擘开，手指轻抚着荷阴阜上柔软茸毛，滑下去，爱抚胀卜卜的水蜜桃，一节手指嵌进肉缝，溅出甜蜜蜜的汁来「他会凑上嘴巴来吻」雯雯心想，心儿又如鹿撞，尽管巳给他舐吻过好几次，她还是一想起他那条阴茎，就莫名激动，下面那只嘴巴津液盈盈。

她记得大卫第一次对她说：「雯雯，给我亲亲你的嘴儿」「你不是正亲着吗？」雯雯眨眨黑宝石般的明眸。

她觉得奇怪，他们搂抱在一起，不停地在热吻呢「我是说┅┅」大卫诡秘地，「亲亲你的直嘴巴上面这只，是横嘴巴，下面的是直嘴巴，让找吻吻好么？」大卫边说已边撩起她的裙子，伸手进内裤，一把摸住高高坟起的阴户。

雯雯双颊顿生桃红，媚眼半闭，也不答腔，只是将肥肥白白的大腿张开些。

大卫明了，一骨碌跪到她腿间，褪下她的内裤。

「哔好美的樱嘴两片肥厚红唇，一条迷人幽溪┅┅」他嘴巴凑上去，「唔，好香两股肉香，你上面只嘴巴呵气如兰，下面只嘴巴也馨香扑鼻，我喜欢┅┅」说看就手口并用，又舐又含，还伸条小灵蛇进洞去大肆骚扰，搞得雯雯花枝乱颤，神魂颠倒。

给他品玉之后，她自然而然用下面只没牙的嘴巴，替他吹箫，这是她第一次吹真正的肉，不是阿梅的手指，不是阿梅的假阴茎，是货真价实的肉箫，吹得雯雯她欲仙欲死，快活无比。

从此，就成了一对情侣。

现在她躺在床上装睡，任由他含吮脚趾，嗅闻玉足，亲吻粉腿，直至大腿尽头，她知道他一定要亲她的直嘴巴了。

果然，一条湿腻腻的舌头，贴到她肥肥厚厚的阴唇上来，上下左右来回舔舐，又嗅又吻。

随后又尽量张大口将她的水蜜桃含住，舌尖在肉缝中滑动，一下子钻进小穴雯雯震了一下，轻轻地吁了口气。

舌头如灵蛇游进桃花溪，东窜西撩，上卷下挠，灵活得像手指儿。

当然比手指更抄，手指有片指甲，不若舌头柔和。

不过，三寸不烂之舌嘛，三寸，毕竟太短，不过瘾，难止痕。

但，奇怪，大卫一周不见，刮目相看，他的舌头，竟长了许多！何止三寸，恐怕六寸都有她觉得舌尖一直抵到她阴道深处的玉盾，似想舐开了宫口，钻进子宫去逛逛。

不但长，是粗壮了很多很多，浑如一条阴茎唯一不同就是没有肉棒那么硬绷绷，但又比阴茎灵活。

阴茎只会抽插，这条长舌却会翻卷，拨撩，窜动，弹跳┅┅啊雯雯给他的舌头挑逗得春水汩汩，欲火熊熊，她需要硬翘翘的铁棍猛捅了！

「给我！大卫给我，你的肉棒」她伸手抓仲他的肩臂，要往身上拉。

同时翻卷眼帘，仰起俏脸，向下瞧去。

「喔┅┅」她蓦地倒抽一口冷气不是大卫竟是┅┅「雯雯，是我啊」一个赤条条的美少女竟是阿梅做梦吧？雯雯用皓齿咬咬下唇，痛！

「雯雯，是我啊，甚么大卫？」阿梅眨眨眼，微微蹙起眉宇。

雯雯一骨碌坐起身来，又驽又喜道：「阿梅姐，你┅┅你┅┅伯母说你┅┅」「死了」阿梅耸耸肩，「真的，妈咪没乱讲，我真的已经死了，车子从山腰跌落河裹，真倒楣。」「你死了怎么能┅┅你骗我吧？」雯雯半信卡疑，将她的手握起来，贴在自己的心口上：「唔，手真的凉凉的┅┅」阿梅挨到她身边，笑盈盈道：「刚才我亲你的小宝贝，舌头钻进去，你不觉得有异吗？跟以前不同嘛」「是是，长，长了很多，钻到我子宫口上」雯雯马上点头。

「就是嘛不是鬼，能将舌头变得出七长？」阿梅口光灼灼望住她：说道「雯雯，我挂念你，非常挂念，心不死，所以来看你┅┅」雯雯见眼前的阿梅，与生人无异，想起以前情同爱侣，伯母从枫叶国电告她阿梅死讯时，她伤心欲绝，哭得似泪人儿一般。

现在竟能重逢，实在做梦都想不到的，不由得百感交集，热泪盈眶。

她一下扑到阿梅的怀中，一手轻抚着阿梅的椒乳，说：「阿梅姐，我想死你了」「我也是」阿梅捧起雯雯的脸，四目交投，四片樱唇紧紧地贴在一起，接了个长长的热吻┅┅这使雯雯想起两年前的情景，那时她才十六 岁，少女情怀总是诗，她暗恋一个俊俏的大学生，但他突然失了踪，原来去了外国读书。

她很惆怅，失落，甚至伤心。

比她大两岁的阿梅安慰她，将她搂在怀裹，也像现在这样，四片樱唇贴在一起，吻得雯雯浑身酥软，心儿「卜卜」乱跳。

阿梅将她的衣服褪去，两个女孩子寸缕不着倒在床上。

阿梅从雯雯的红唇，吻到已高高隆起的碗型美乳，从柔软的小腹，吻到胀卜卜的阴户。

当阿梅的丁香小舌，在雯雯肉唇上舐舔，在她小穴中钻进钻出时，雯雯差点昏厥过去，浑身瘫软┅┅从此，她们就成为性伴侣，常在一起「磨豆腐」，还买了各式各样的假阴茎，假凤虚凰，玩个不亦乐乎。

没想到阿梅做了鬼，她们还能相逢，现在又四片樱唇紧贴，吻出欲火来，裸露的酥胸，乳峰压着乳峰，柔软的小腹，隆阜府擦着隆阜┅┅阿梅挪过丰臀，将一条大腿嵌进雯雯的两条粉腿间，顶住雯雯的水蜜桃。

雯雯乘势将阿梅的腿夹紧，阿梅的水蜜桃压在雯雯的腿上了，蜜汁溅出。

四肢紧缠，互相厮磨，喘喘嗟嘘片刻，阿梅嚅嚅地道：「雯雯┅┅我下面痕得受不了啦给我舐舐，伸你的舌头进去，像以前那样。」雯支想起刚才阿梅给她舐阴，马上说：「好，阿梅姐，不过，我的舌顿不会变长的哪，没你般长舌┅┅」「唉，总好过桃源洞内空无一物，雯雯，来吧」阿梅说着抱住雯雯翻了个身，自已躺在下面，撩开四肢。

雯文甜甜一笑，缩下身子，先摩挲轻搓阿梅椒乳上的鲜红樱桃，更含进嘴裹，丁香吻一番。

阿梅娇躯微颤，迫不及待道，「雯雯，更痕啦，去玩弄水蜜桃吧」摆摆屁股，催促雯雯。

「阿梅姐，」雯雯莞尔一笑，打趣道：「没想到你做了鬼更加心急」「否则怎叫鬼一般心急呢？好雯雯，快给我舐吧，痕痒到心裹啦」阿梅按住雯雯的香肩，将她往下推。

雯雯一滑，面孔贴到阿梅的小腹上，於是她双膝跪在阿梅腿间，将阿梅的两条美腿高高举起，大大分开了，她又见到阿梅的水蜜桃了她们的阴户大有分别，互相仔细比较过。

雯雯茸毛柔软疏落，一只溧亮的倒三角，两座白玉丘，夹一条粉红色幽溪。

而阿梅阴毛浓密似道瀑布垂下，美鲍呈啡色，两片小阴唇又肥又厚，突出像撅起的嘴唇。

雯雯一张口，就将两片小阴唇含进口中，丁香小舌舐舔一匝，游入洞内。

阿梅「喔」地低嚷一声，双手紧按住雯雯的脑袋。

雯雯则将一双玉手伸到阿梅胸前，抓住她的椒乳搓捏，一边樱嘴紧贴住她下面的嘴巴，小灵蛇在桃花溪内乱窜。

阿梅花枝乱颤，依哦呻吟┅┅雯雯的手口正向阿梅的三点大肆进攻，只感到有只手在爱抚她高高撅起的粉臀，手指沿着股沟摸到她的阴户上，那儿早已湿濡一片，一支手指破门而人雯雯浑身一颤阿梅的双手仍在自已头上，怎来第三支手？做了鬼会有三只手不成？

她扭头一看，「哔」不由得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┅┅摸雯雯浑圆粉臀，还将一只手指插进她湿沥弥桃源仙洞的鬼手，确实不是倩魂阿梅变出来的第三只手，也不是鬼的手，而是男一个人的手此人也不是旁人，正是雯雯最近与他打得火热的性伴侣大卫难怪雯雯要「晔」地低嚷一声，驽恐地倒抽一口冷气，大卫无论如何都算她的男友，情侣，竟见到她埋首在另外一个女人的玉腿之间，「啜啜」有声地舔阴品玉，他会怎样想？

但雯雯惊魂末定，大卫却笑眯眯道：「雯雯，是我大卫啊别怕，继续，继续你舐这位美姑娘的美鲍，我插你的水蜜桃┅┅」话音未落，阿梅却已「霍」地坐起身，双手护住胸前一对白玉峰，两条玉腿也紧紧夹在一起，杏眼圆睁，又惊又羞，斥道：「你┅┅你是谁？贼？你┅┅你想干嘛？」她原本瘫软在床上，媚眼闭紧，亨受雯雯的口舌服务，那丁香小舌宛如一条小小灵蛇，在她阴溪裹游弋翻腾，撩得她浑身酥软，感觉美妙无比，且快感愈来愈强烈，似要丢了！

偏偏在追节骨眼上，雯雯突然缩回舌头，杂开她的桃源，蓦地感到莫名空虚。

她睁开双眼，赫然见到一个赤身露体的高大男人，还在跟雯雯说话，以为是贼人闯了进来，所以喝斥。

「别，别误会，小姐┅┅」大卫摇摇手，说道「我是雯雯的男朋友，并不是贼，你是┅┅？」他反问。

雯雯这时已镇定下来，今她彷佛吃了定心丸的，显然是大卫的态度，他目睹自己的女友与另一个女人鬼混，竟毫不生气，於是放大胆子说：

「大卫，她叫阿梅，是我闺中密友，她随家移民枫叶国，我们已有三个月未见了，你┅┅不会┅┅生我的气吧」她指的，当然是磨豆腐这回事。

「哪裹，哪裹」大卫耸耸肩，「如果见到你跟男人在亲热，我才会生气，吃醋，伤心，她是女的，又是美女，」他目光贪婪地上上下下打量阿梅美艳的胴体，「找无所谓，我也无损失的，是不是？嘻嘻。」他摆出大方的样子，咧开嘴笑笑。

其实他心中在想，妙到毫巅，送上门的美女，怎可放过，这下可以一箭双雕，一王两后，一叉戳两鲍他正在打如意算盘，那边厢的阿梅勃然变色。

她柳眉倒竖，目光灼灼，不无埋怨地对雯雯道：「你怎么搞的？我走了才几个月，你就移情别恋，而且搞的是臭男人」「阿梅姐，别生气」雯雯坐到她身旁，双手搂住她，说道：「「我」情不自禁嘛你走了，我空虚，我需要有人惜我，爱我，给我性快乐。他┅大卫，能做到，他对我好好，况且┅┅」「你已经过身啦，我总不能守寡，是不是？好姐姐，别生气嘛」雯雯贴在阿梅身上，粘粘糊糊，既说理又撒娇。

「唉┅┅」阿梅叹口气，说道：「你说的也在理，我们人鬼殊途┅┅难怪我来看你，你光脱脱睡着，我舔你下面的小宝贝，你迷迷糊糊叫大卫，而不是叫阿梅了，唉，时不我┅┅」她瞥了大卫一眼，又说：「不过，何苦弄个臭男人呢？你还是变了？」「不，阿梅姐┅┅」雯雯双于勾住阿梅的膊头，紧紧细语，我们情窦初开就成了密友，情侣，从末尝过男孩子的滋味，其实，男人不是个个臭，个个坏的，大卫他好好人的，每次都令我欲仙欲死，你瞧，他下面那根肉棒棒，我们的舌头，手指，甚至那假阴茎，怎么能跟活生生的阳具比呢？不信，你试试」阿梅扫了大卫胯下一眼，赫然见到黑乎乎的一条大海叁，半软不硬地垂在腿间。

「哼」她嗤之以鼻，「丑八怪，我才不喜欢呢」大卫乍听雯雯说「你已经过身啦，我总不能守寡」，好生诧异又听阿梅道「我们人鬼殊途」，更觉奇怪，明明两个活色生香的美女，甚么人啊鬼啊的？不知所谓但有一点他已经清楚，眼前这两个女孩子，原本是同性恋情人，未尝过男人滋味，就沉缅於假凤虚凰，阿梅民之后，他才有机可乘，搞上了雯雯，也让这美钝钝，白雪雪，香喷喷的美女，真正成为女人他想，如法炮制，只要让阿梅尝尝大红肠的滋味，开斋吃荤，她也能变成真正的女人，不会再满足於磨豆腐想到这儿，他就跳上床去，跪在她俩跟前，指住自已胯下的累累之物，对阿梅道：

「阿梅，你既然是雯雯的好姐妹，这条肉棒，理该分享的。你可别瞧它样子丑，尝到它的美味，你就不会再说它为丑八怪，而是好宝贝了呢！必定胜过雯雯下面这只小宝贝，因为阴户你也有，而阴茎，你没有的」「呸谁希罕来着」阿梅心如鹿撞，见那条丑八怪蠢蠢欲动，居然也有些心动，但仍嘴硬。

雯雯夹在一男一女两个情人之间，只想做和事佬，她伸手掏起大卫的阳具，握在掌中，捏捏捋捋，阴茎很快暴胀，龟头成了紫红色，头岳岳，似蛇想找洞钻。

「你瞧，阿梅」雯雯来回抖着又粗又长的阴茎，说道：「大卫说得对，其实，这东西，乍看是丑丑的，看久一点，不但不觉得丑，还挺可爱呢，甚至忍不住想舔舔它，含含它。阿梅，你摸摸，很好玩的┅┅」「开玩笑」阿梅「霍」地站起身，说道：「我不锺意，况且┅┅我是鬼」她摊开双手。

大卫见她赤裸裸站在床上，近在咫尺，美丽胴体，今他眼前一亮，鬼？开玩笑吧原先捂住的乳峰，夹紧的桃源，这下子都露了出来。

一双椒乳，两粒红樱十分悦目，阴阜茸毛浓密，犹如瀑布垂挂她要在柔软的床上站稳，两条玉腿少不免分开，跪在她跟前的大卫，正好瞄见神秘的溪谷，他见到两片肥厚的小阴唇，宛如撅起的嘴巴。

大卫不由分说，双手按住她的两只玉足，嘴巴向她的阴户贴过去，一下子就含住了那两片肥肥厚厚凸出在外边的小阴唇。

此举迅雷不及掩耳，阿梅压根儿没有防备，他的嘴巴已经含吮到她下面的肉唇，今她如遭电击，浑身剧烈地一震。

「喔」她尖嚷一声，倏而散失。

「咦？人呢：」大卫嘴上含住的阴唇不见了，手上按住的一双纤足不见了，整个阿梅不儿了，「奇怪，躲到哪儿去啦？那么快？」他一头雾水，傻住了。

「阿梅姐阿梅姐」雯雯向空中嚷。

没有回应，也不儿人影。

「都是你那么猛浪！吓跑阿梅姐啦！」雯雯埋怨大卫。

「怎么可能┅┅难道真是┅┅」大卫的面色变了。

「骗你不成？阿梅过了身，她自己都告诉你，她是鬼嘛」雯雯很生气地说：

「将她吓跑了，你真该死」大卫儿雯雯毫无惧色，心想：

对啦，只有鬼怕人的，这是阳间嘛！我何惧之有？真呵惜，我阅女无数，就是未与女鬼性交过┅┅「对了，」他闪念，附在雯雯的身边道：「阿梅会出来的，我们开始做爱！逗她现身。」雯雯黑宝石般的眸子滴溜溜的一转，抿口对他偷偷一笑，伸手作了个「ＯＫ」的姿势，表示会意。

她随即往床上一躺，翘起两条修长浑圆的美腿，搁在大卫肩膀上。

大卫大大地擘开她的双腿，胀卜卜的水蜜桃已流出一片莹白的蜜汁。

「哔」他用手指一捞，指头上栽垂下丝丝粘液来「我还没开始干，你巳经淫水汩汩？喔，想必是阿梅的缘故，不过，雯雯，我的大香肠塞进你的直嘴巴，你更会口水直流」他说着捉起那长矛，对准红艳艳的花芯，屁股往前一挺，长驱直入。

雯雯「唷」叫嚷一声，那根又粗又长的大香肠不见了，给她整条吞下去了倩魂阿梅也同时「唷」地一声，很轻，想必是目睹肉棒插入桃源洞，爱液四溅，今她震撼，情不自禁地也叫出声来吧这声音给雯雯与大卫捕捉到了，他俩会心地交流一下目光，俱十分得意。

既然知逍阿梅并末离开，大卫大发神威，霹雳啪啪，肉棒在肉洞十进地出出，时快时缓，时深时浅，雯雯依哦呻吟，甚至哇哇大叫，显然无比享受。

抽送了几百下，大卫突然将黑亮的大肉榨拨出来，拍拍雯雯的盛臀。

站在床边隐形观战的阿梅，正看得肉紧，自已也伸只手指进桃源洞内掏掏挖挖，却骤然见两条肉虫停下来，有些奇怪，心想：怎么完了？肉棒还硬如铁呢！，这一闪念刚现，却眼瞧见雯雯翻转身去，四肢伏地，高高撅起个「八月十五」，粉臀下，玉腿间，凸出半个球来，那是肥嫩的肉唇，中间巳张开，露出红艳艳湿漉漉的一条幽溪。大卫的龟头在肉洞口撩撩磨磨，「滋」地猛插进人，不见了影儿。

雯雯「噢」的一声欢嚷，粉臀乐得晃起来。

大卫又抽送起来。

这回，阿梅看得更消楚，大卫将又粗又长的肉棒抽出来的时候，似乎将雯主阴户裹红艳艳的嫩肉都翻带出来。

惭惭地，大卫快速抽插，一根亮晶晶的黑棒飞速进出着，如影随形，「滋滋」「啪啪」，汁水四溅，打得阿梅惊心动魄。

雯雯「噢噢」，「舒服」，「啊啊」，「我死」「我死了」大声叫床，嘴裹乱嚷，欲仙欲死。

终於叫着：「我来了┅┅来┅┅来了啊┅┅」娇躯抽搐，俯扑在床上，眼珠反白，似死了一般。

但大卫胯卜依然雄纠纠，气昂昂。

「喂喂雯雯，我┅┅我还未泄呢，」他急着说。

「你┅┅太利害了，太┅┅」雯雯喘息着，说道：「太舒服了，我来了好多次高潮呢唉，可惜我一个人，顶你不住了，我不行啦，如果阿梅接棒就好了。可怜她，至死都末开斋，末尝过真正男人的大肉惕，我却吃得太饱┅┅」「不行，雯雯，我没没泄，硬翘翘的难受的，快给我继续。」大卫扑到她的肛门，说道：「否则进后门戳屁眼」「啊，别别」雯雯花容失色，说道：「你那样大条，想抽爆我的屁股吗？」「但┅┅我不泄不行┅┅」大卫分开她的腿，似乎想霸王硬开弓。

「住手」蓦地一声娇叱，阿梅出现在他的身边┅┅「阿梅姐」雯雯翻过身来，喜出望外地抱住阿梅的大腿。

「你别欺侮她」阿梅对大卫脱。

「阿梅姐，别误会」不待大卫答腔，雯雯先开口：「不是欺侮，是性爱。只是，我已吃饱了，我满足不了他，不能怪他，男人总要泄了才舒服。」「是的，是的！」大卫挺起小腹，「你瞧，硬翘翘，憋得好难受。」「唉！」阿梅伸手过去握住大卫的阴茎，又硬又烫，还在掌中卜卜跳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况且，我已入了地狱。大卫，我不想你用这家伙插伤雯雯的屁眼，我┅┅我代她吧！」雯雯乐了，「阿梅姐，多谢你伸出援手，嘻嘻，应该说伸援援「穴」才是！

其实，你也会快乐的，你生前都末尝到这种快乐过，试试就知。」「快乐你的死人头」阿梅瞪她一眼，说道「没想死了还要打烂斋钵，都是为了你这冤家」大卫趁热打铁，不待她们多言将阿梅放平在床上，劈开她的玉腿，已见阴户隆凸，小阴唇又肥又厚，似嘴撅起。他埋下脸去，口含住，竟闻到一股消幽幽的香味。

手口并用，阿梅花枝乱颤，桃源同样流出津津淫水。

大卫迫不及待，挽起她的大腿，龟头对准肉洞，猛一挺，一竿子插到底！

阿梅「喔」地一声娇嚷，目闪艳光，紧紧搂住大卫┅┅

?????? 【完】

?????? 16077字节